

◇ 冷子

环县絮语

1

盛夏，大巴，我们出兰州，晨风正好。陇东大地渐行渐近。

我在车窗外掠过的风里，默默赞美了高天厚土又多彩的庆阳。我似乎有些矫情与矜持，我没有告诉别人我的赞美有些苍白。所以我默默不语。

一块块玉米地与瓜田，是一个汉字，是一个标点符号，那么陌生却又那么亲切好看。

抵达环县，灵魂之旅的故事拉开序幕。我们的贸然到访，再度续写了从一碗荞面的欢喜，也从一碗浆水漏鱼中升腾的庆阳之美。

一切很近，一切又很远。

我在某一刻的皮影戏里，成为幕影上行走的女子，我高歌我奔跑我停留，步调写满奔赴与向往。然后我又成为看客，在一些故事里镌刻万水千山。

我们敬仰的地方光芒万丈，一个毛井小镇撰述的红色文化，是一枚闪闪发光的勋章。我想把那枚胸章别在胸前，冒充一名庆阳人。

风灌满乡愁的园子里，老物件强取豪夺的目光，还有那些麦田，那些种着思念种着希望种着念想的灵魂之地，肆无忌惮地让我成为失语者。

玫瑰在怒放，洋芋在开花，豆角在爬架。我们在读取，我们在过滤，我们在赞美，我们在歌唱。

一场酣畅淋漓，我们的心情酩酊大醉，毫不犹豫饮下庆阳的珍贵。

我忘记遇见，我惘然置若罔闻而过……我与那些风相对无言又喋喋不休，在沉默与安之若素中漫润欢喜。

我是敬畏文字的仆人，默写一切，诠释一切。

2

我忘记我是外乡人，我固执地把向往钉在一孔窑洞的墙上，那是留住游客目光与味蕾的地方。

◇ 栖云柳

小城印象

我知道这个小城是很迟了，因为就要20岁了。那时我刚中学毕业，兰州炭素厂招农民轮换工，我十分意外地来到压型车间混捏岗位上干。很快认识了六班的张海，八字须高鼻梁中等个子，还有同班一个少数民族叫马华。

我知道他俩来自这座小城，也从此记忆中就有这个小城。实际上我是孤陋寡闻，这座小城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它依藏面兰，谢谱为它题咏，张骏因它挥戈。民族学家、宗教学家牙含章出生于此，也是教育家，是原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白光弼的故乡！自古以来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后来我们全被辞退回家，再也没有见面，共事多年，他俩留给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那阵年轻、淳朴、厚道的阶段。于是，我对这个小城也是这样的一个朦胧模糊，犹如张海和马华一般年轻纯朴厚道的印象。

一晃就30年。去年我正儿八经来到这座小城，在一家挂着中铁的工地上干活。在这里时常动不动就想起记忆中的张海和马华二人！他俩如今过得好吗？如果安康健在，也是快到花甲之年了，是不是儿孙绕膝，生活无忧？但愿不要像我忙忙碌碌，疲于奔命就好。在工地上每遇见一个小城的人就打探他俩，也有热心的人答应帮我打听，遗憾的是，直到三个月后我离开工地也没有得到一丝音信。

这期间，我审视这座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相接壤的小城！

我到这座小城，已经是许多地方莺飞燕舞，芳草萋萋，鸟语花香。然而此时三月末的小城犹如一个难以揣摩热恋少女的心！今天风和日丽、春风吹拂。明天就雪花飘零、寒气袭人，猝不及防。我干活的合路两边，花草树木在寒美人的拥抱下憨憨沉睡，春色难寻。冬衣刚脱下又穿上，早上刚穿上下午又得脱！反反复复，小城就给我一个若即若离，冷美人的形象。

忽然一日，竟然看见和合路两边玫瑰花、月季花、梅花、柠檬花、紫斑牡丹等，团团簇簇，姹紫嫣红。再抬头远眺，远远近近，银杏的树叶，槐树的叶子，杨树柳树全舒展，而且枝叶垂

如果余生有闲暇，我会常来小城游荡！

有人会问，小城何名？小城故叫宁河，今逢盛世，百废俱兴，政通人和，大名曰“和政”也！

你听，我说。羊儿在山坡吃草，在毛井草原，它们是动态的照片。

风车与光伏板装扮着毛井，让风与阳光热烈。风大，草儿疯长，斜着身子斜着目光，一路向东再向东。

一位牧人挑着希望的冠带，在山野一隅放牧希望，他的羊儿数着草尖上的露珠与阳光，哼着独树一帜的牧歌。

我让我的长发在陇东大地的草原飘飘又飘飘，数着羊儿与牧人喊话。羊多少只？哪个村？家里还有羊吗？

他上坡，我下坡。他说听不清。风呼啦啦而过，羊儿抬头看我，风或许给羊们说了那些字句，所以它们的耳朵很尖。

牧人踩低了一些草，我也踩倒了一些风。我复问，他答复，他叫杨志得，山坡上有60只，是山西掌村的，家里还有小羊，放羊几十年了……

坦诚坦率是风车的一片叶子，与来了又走了的风猎猎成诗句，我挥手，盯着远处山坡下的村子与田野，很欣慰地接收被热情一次次吹落的草帽。

3

我的草帽与我一样，钟情于庆阳的一切，或许前世我是毛井草原上的一株草或是一片云。那一刻，我宁愿化身草儿，听风看山看光影岁月，看光伏板看风车，做一个自由的放牧之人。

一些花儿开着，白的紫的蓝的黄的红的，还有野葱花还有打碗花，还有不知名的花儿，开得荼靡。我摘取一些，高举着献给晴空，因为那些花是陇东大地的花，是环县的花是阳光是雨露也是颂词。

阳光挪移，夕阳西下，炊烟袅袅，大地在歌唱。我也在心底浅吟低唱。

草儿没过我的脚踝两三拃，我斜着身子回望。我的行走是珠王在侧的故事，斜斜的。或许是风搅动了记忆，那些追逐与所有的故事随着风跑，比如皮影戏，比如陇剧比如那些文字与诗篇，还有更多的情愫。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灯光摇曳，在月色下显山露水的环州故城，璀璨在六月十六的圆月下，相映成趣，故事渐次盛开。

我大快朵颐，读取环州故城的情书，虽然我的目光潦草，但故事与心情却十万分的真实。

我深谙于心，那一碗饸饹面中咀嚼环县的心情。

环县在夜深人静中步入梦乡，没有戏谑我的走马观花。只是在凌晨一点也难以入眠，都是因为环县。

于是，凌晨六点的街头，风继续讲述中国羊谷，善美环州的一个个故事。在宋城墙下，我仿佛是一名驻守烽火台的士兵，俯瞰城墙下栽种的郁葱葱葱。

走啊，走啊，在阳光还未落下时离开，便是最好的开始！

咏廿四气诗·处暑七月中

唐·元稹

向来鹰祭鸟，渐觉白藏深。
叶下空惊吹，天高不见心。
气收禾黍熟，风静草虫吟。
缓酌樽中酒，容调膝上琴。

处暑

宋·吕本中

平时遇处暑，庭户有余凉。
乙纪走南国，炎天非故乡。
寥寥秋尚远，杳杳夜光长。
尚可留连否？年丰粳稻香。

毛井草原
集 贞 摄

◇ 田 园 闲 客

玉米，开始复制粘贴的记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玉米面食品总是心存芥蒂，与之有关的故事，我也不想多去追忆。但过了半百之年，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竟让我鬼使神差般隔三差五跑到一些“乡味饭馆”，专门去吃一种叫“搅团”的饭。

我和妻子常去光顾的是一家回族小饭馆，这家门面不太大的饭馆，食客却爆满。

饭馆的老板是一对青年男女，一打听，他们居然是来自大河家。听说我们也是大河家人，他们更加热情，又是添茶倒水、又是多加一份菜。还没等我们说什么，女主人自作主张地对她的丈夫说：“给这几个大河家的乡亲做几碗搅团，酸菜要多炝点葱花，多加点蒜酱。”回头对我们笑笑：“我知道咱们大河家乡亲们的口味，辣些里，酸些里，香些里。”

搅团饭端上来了，我一闻味道，那香气扑鼻，喉咙里早已垂涎了。我三下五除二，就把一碗吞到肚里了。妻子说，还想吃吧，我笑了笑，她会意了。赶紧喊了一声堂倌，再来一碗搅团面。连吃两碗，才算吃出味儿了。这味儿，就是家乡的味儿；这味儿，就是我饥肠辘辘的孩提时代吃搅团的味儿。

我为现在的生计感到幸福，但也为忘记过去而自责。我知道，有些东西离我们越来越远，有些感觉也离我们越来越淡。年轻的时候，想脱离这种年年月月吃玉米面的日子，如今人是脱离了，而心却反而想回归了。一些久违的东西从心底里慢慢冒出来，幻化成一幅幅云遮雾罩的画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反复浮现，勾起一股股不可名状的心酸……

小时候，家里很少能吃到白面，一年四季里，一天三顿，吃的都是这种玉米面烧的团锅、和着野菜蒸熟的馒头、死水面做的玉米疙瘩，最好的是和着油麻渣的大疙瘩和搅团面，这些玉米面食品的记忆，是那么深刻，那么让我纠结！

老家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结合部的大西北，虽说黄河从家门前流过，地是一抹平川，我却理解为什么不多种些小麦吃白面馒头呢，后来我才明白了，原来是产量低。

正因如此，小时候缺衣少穿的记忆一直抹不去。一到春季，田野里除了可怜的几片胡麻、洋芋、西瓜、辣椒地外，剩下的就是大片大片的玉米。那翠绿色的玉米地，至今像梦一样时不时浮现于眼前。那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玉米，迎着风雨，顶着炎阳，在黄土地上一寸寸拔高，一天天长大。等到秋季，田野里一大片一大片的翠黄色，翠黄玉米棒子低垂着头，像是等待人们来掰。它们将自己交给秋天里满怀感激的庄稼人！

真正意识到玉米是个宝的时候，我发现老家的人们几乎不吃玉米面食品了。回到农村老家，想吃一顿搅团面饭，家人们还要打听着东家进西家地去找。更别说在城里了。

能做出玉米面搅团饭的人越来越少，年轻的媳妇们也很少能做出像母亲辈的老人们做出的那般可口的味道，现实与梦想之间，横亘的不仅仅是难以逾越的年代鸿沟。还好，如今有经济头脑的人开始明白了它潜在的营养价值，于是五谷杂粮又开始在田野的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光彩了。

心中纠结的事情也慢慢释怀，我在想，如果忘了玉米，就是忘了我们的根，忘了玉米几千年来养育我们的恩情，更像是忘记了生死之交的老友！本来该就这样，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我们都不能拒绝玉米。黄土地上，最不应该缺席的就是它们！有了它们，才会让这片土地保持最自然、最完美、最有生命力的蓬勃生机。庆幸的是，这几年，我居然能在县城吃到了五谷杂粮，一些“乡味饭馆”也占据了不少市场，让我内心深处的那个味道被再次复制，且粘贴于城市乡村。一切都是那么深情，那么熟悉，那么让我割舍不下！

◇ 杜有才

昨夜的雨

闪电如无首群龙
在天地间东西南北乱舞
手机预警从橙到红，跳个不停
乌云像千万头怪兽
在电光里你推我搡，不曾稍歇

惊雷炸响时，天地似被翻转
河水从云端倾泻而下
巷道漫成奔流的河
农家小院也涨成了池塘

雨情早刷爆了全网
还没来得及感受降温后的酣畅
愁云已爬满房前屋后

蓄势待发的干部群众
踩着闪电的节奏出动
像点点萤火，缀满巷尾街头

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
那一座座铜墙铁壁般的堡垒
正树起，坚不可摧的丰碑

◇ 马官平

雨的心事

天沉下来了
一半乌云，一半迷雾
酝酿了许久的情绪
只挤出来几滴雨
漏出一丝光芒，又藏进了云朵里

雾从山头漫到了山脚

大山走远了

吊在树上的人也

回家了

它终于卸下所有

的包袱

毫无遮掩地吐露

心声

